

太容易出戲

一月恰巧在獅城烏節路上聽過 Yao Yu Sun 先生關於在地傳統鉛字史的講座。幫忙照應秩序與器材的有位梳 high alfo puff 的非裔工作人員，她著的深藍半袖制服流露出健美曲線，卻有東方人特有的丹鳳眼與溫潤氣質，從周遭的亞細亞面龐之中獨立開來。我以外人的姿態坐在區域靠後的角落，視線遮掩著越過人群隔隙，間斷地向她那頭偷望去，也碰觸到她的目光。又是害怕，心裡面卻總是蕩漾。

講座的第二部分 Yao 先生指導大家在 Procreate 上繪字。不知是他作為藝術家的某種雷達還是根據我相貌生發出來的預設，下巡時先生在身旁責問我是否是個 creative，我戰戰兢兢地講否。這才意識到大家將這個活動僅僅當作午後消遣。諷刺的是，同樣性質的講座在我的國家裡面從來都不曾涉及如此主題，這令我感到沮喪。

行至尾聲。假以我當下更清晰的頭腦，我也無法分辨她是讚好我的作品還是我們之間視線交換的原因，她走過來邀請我分享上螢。而滿是 geek 態，身形瘦小、手足魯鈍的我因為過分羞赧，英文在嘴邊呢喃。她也自然毫不客氣地讓我將作品 AirDrop 過去。此番不客氣無任何輕蔑的成分反過來是她的一種慢熱的傲骨。這牽動起我的某些陰霾記憶，然而我卻並未受其煩擾。在「醉醒狀態」下獨行蹣跚的我，因國籍與文化的漫遊錯亂，渾身散發出在哪裡都不像是在地人的無所適從感。做事談愛是混蛋一氣，行文是混蛋風骨。看著自己的皮膚，又太容易出戲。

賽博唐人街

說起肉空間的唐人街，除了種族隔離的歷史，首個跳入腦海裡面的是一九七四年由 Roman Polanski 執導的黑色電影《Chinatown》（時間線：一九六九年 Polanski 的妻子 Sharon Tate 與腹中的孩子在洛杉磯的住宅被殺）。此電影邪門的一點是，故事的舞台大多不在唐人街。而唐人街則更像是一種被矮化黑化的、異域情調的隱喻，是法外之地的代名詞。之後的電影也部份繼承了這樣的印象。而近來有許多闢蹊徑的刻畫，像是攝影師 Jayson Palacio 在洛杉磯唐人街的作品，充斥著叛離的味道和霓虹的賽博感。

前人的敘述，李歐梵在一九七五年的文章《美國的「中國城」》，實在精彩：

從紐約地下車道的出口走出來，首先呈現在眼中的中國城是一片零亂：鮮紅色的電話亭，五花八門的店鋪招牌，歪歪斜斜的中國字，街道旁邊的小販，擁擠的行人，還有那一家門面已舊的 blue 電影院——外國「美女」的照片，配上不倫不類的中文譯名。一個初到紐約的遊客，一定會覺得這是一種「半下流社會」。我初到紐約的時候，朋友帶我去逛唐人街，我總覺得不舒服，看到那些年老的華僑那副「不務正業」的樣子，更是不順眼。在館子裡吃飯，不會用廣東話叫菜，被迫用英文，看堂倌的那一臉

不屑的冷漠表情，真想拔腿就跑，不再受騙了，走到街上，又怕小偷或扒手，或街角上的不良少年。紐約的治安本來不好，唐人街又在義大利區旁邊，我對於義大利「Mafia」（黑社會）的恐懼，也帶到「唐人」身上了。

.....

初時我對於自己的這種態度頗感不安，因為對中外電影，我顯然是用了兩種尺度，但經反覆思考之後，也覺得這種「畸形」的態度未可厚非，中國人在外國漂泊，在美國的「中國城」裡懷緬中國文化，本來也是帶有一點「畸形」的心理。我們這些留學生，本來就是「中國城」中的過客，我們在唐人街沒有根，而只是生活在唐人街的邊緣而已，而唐人街卻又在美國社會的邊緣，雙層隔膜之下，「中國城」豈不正像一部電影？而在「中國城」中看中國電影，更談不上文化上的「真實」了。.....

五六年前，我在舊金山的唐人街遇到一個怪人，他留了一頭長髮，在頭後盤了一個辮子，經過友人介紹以後，我問他對於海外中國文化的看法，不料他卻把辮子一揮，滔滔不絕地說：「什麼中國文化？你們這些留學生滿腦子就是中國文化，其實在美國社會哪裡有中國文化？我是在唐人街出生長大的，我不會說國語，我的母語是英文，我的國籍是美國，我的文化背景就是這又髒又亂、為白人所恥笑的唐人街！我現在要以唐人街為榮，把唐人街的真相用戲劇的方式表現出來，我不像『新聞週刊』中的那位華人記者，他根本是『白化』（white-washed）了，他哪裡能代表唐人街？我現在剛寫好一個劇本，正在排演，就是在諷刺他，也諷刺白人！」

這些天朋友在談論一個叫 #ACAC 的標籤。A Chinese Artists Catalogue，意在跳脫中文互聯網的惡劣環境，為畫師提供互相扶持的他處。這是一場自救運動——他們在派發游泳圈。ACAC 講自己處於「賽博唐人街」。我不清楚是借用了之前的隱喻，還是僅僅在描述一種民族性聚居的共同體。

而希望雜居的朋友，搬出賽博唐人街吧。We want another catalogue for Chinese artists。同時忘不了的是牛車水的咖哩飯和雞雜麵。

御藥袋托托

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